

江陰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二

序

送博文孔君至江陰軍序

宋尹焯

昔孔子相魯侯會齊侯于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既會用能卻萊兵反汶陽田由是知大聖人振武耀兵能使強侯慙懼豈若侏儒異懦跼蹐轅下一籌莫展也厥後子產爲漢高左司馬破羽垓下世文知陝州平鼎澧寇遷撫州單車論撫建昌關卒是皆用武以定亂能傳聖人家法者也越世五十博文孔君夙諳韜鈴沈毅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序

一

有大略筮仕爲本州團練屢立戰功令膺簡命晉階武功大夫俾統制江陰軍將行來謁余請所以守江陰者余語之曰戡亂以武襄治以文此不易之論然亦時爲之也有時文亦足以戡亂武亦足以襄治詩不云乎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治武功吉甫以一人兼之孔君其勉乎哉君固儒家子宜用以襄治也然江陰爲江海要衝劇盜出沒波濤如履平阪總戎有干城之寄非武何以禦侮君爲統制將以戡亂也今和議成朝廷有意戢干戈命將守要害制御撫綏而已非文何以飭治然則是行也其簡卒伍而訓練之撫流離而勸課之嚴飭守備鼓勵戰士內平巨寇外



威強敵隱然江淮保障使聖天子無北顧憂庶幾文經武
緯仰符大聖人遺烈孔君其勉乎哉博文拜手曰謹受教
遂書以贈其行

丹陽集序

孫覲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雖
游夏由求之賢不可得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折衝萬
里之外以身進退爲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技耳固無羨
乎空言儒學之士奮奇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則退處
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以啟悟後覺雖不能見於事業
亦足不朽矣二者不可得兼亦其勢然矣左宣奉大夫顯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序

二

謨閣待制丹陽郡開國公葛公自髫髻以奇童名里中年
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林公子
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
中第於是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內外學官之選
校中秘書入尙書爲郎天子輯瑞應講蒐獮報禮上下四
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
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之咸謂公卽日典司判命
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
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擢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
與公有姻連補去國竟不復召公聰明疎達典數大州首

除一二兇滑之亂治者寘諸法然後簡節疎日以柔道理之尤詳於折獄躬自臨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蒞多平反無侵冤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足軍興候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堪悉蠲其半湖人至今思之施於政事類如此旣歿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應二法謚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得兼之而卒不大用可爲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哀公詩文爲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陽集自天經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序

三

尤善爲詩喜怒窮泰悲憂愉快凌高眺迥飲酒歡呼雜然有觸於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於儒林者比也覲與公同州里視公爲前輩盛德而與公羣從遊最久故蓄公詩文爲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別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覩鉅麗如獲拱璧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爲書首

韻語陽秋自序

葛立方

懶真子旣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泛金溪上我先人之敝廬歸愚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湛然胸次不挂一絲而多

生習氣尙牽蠹簡旣不能如毛萇鄭康成泥蟲魚之注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諳王氏之青箱懶問董生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韻語披味紬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爲說以示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爲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爲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晉陽秋是皆不畏人禍天刑率意而作如昌黎所云者也余也非惟不敢亦不暇

歸愚集序

芮輝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序

四

輝觀近代文章之盛莫若本朝其間名公卿材大夫以文世其家者代不乏人或父子相繼或兄弟同時然不過一再傳而聲采不接其至於自祖及孫奕世相望愈出愈新如吏部侍郎葛公之家學者亦鮮哉葛氏自通議起家清孝繼之而官猶未達也文康公始以文章大厥聲爲天子近臣於鋪張太平之時至吏部又以文章掌制於南渡中興之後吏部之子正言邨今復以文接踵臺閣言論風旨爲時人聞蓋葛氏之家學通議清孝培其本文康發其華吏部擷其英而正言又將以潤色而振耀之者也其資深力久哉輝與先兄祭酒同爲紹興十八年進士吏部先生

實參掌文衡今輝復與正言同朝一日出示吏部文集謂之歸愚且謂輝曰子爲序之輝於吏部爲門下士其敢以不敏辭嘗謂古之爲文者本於學今之爲文者空文而已文乎文乎豈辭藻之謂乎學乎學乎豈章句之謂乎實大聲宏夫豈偶然吏部之文務去陳言而不露斧鑿痕自出機杼而不襲他人後行字著語皆有來處非讀書博者不見其工至其閱肆馳騁而不失程度紆餘清麗而歸於雅正又不可以一體觀也蓋葛氏之文至此而自成一家矣此師友淵源有自而吏部又從而增殖之也然則空文而已不本之學安得至此哉吏部立朝大節終始無瑕雖未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序

五

盡見於設施是不負所學者嗚呼豐其所積而嗇其所享不可以理詰也移忠委質益大其門其在後之人乎豈徒其文而已輝老矣尙及見之

送二國士序

元楊維禎

至正丁酉江浙政府以大帥移刺公僉樞府事都護方面公統率牙將凡十有六控弦之夫無慮數萬而猶兢兢慎重求賢乞言如不及於是國士者曰湖南鄧林思義江陰張端希尹並以參謀在賓介二士行會稽楊維禎酌之贈之言曰一方面之安危寄於一都護之重一都護之舉動寄於兩參謀之佐都護重以位參謀重以畫畫者言焉

位者聽焉聽而行焉吾見樞相之德日愈崇威日愈隆地望日愈重且雄雖以經畧天下其可也豈直東南一方面而已哉宋有國士者尹洙氏當葛懷敏之出帥鄜延也洙言於上曰不患士卒之無勇患大將之寡謀奮身自請參議懷敏行軍事上如其請君子謂洙庶幾國士已而懷敏不能卒用而自用以償今二士之從樞相出於禮而致非自售往也自售者言易詘而禮致者言易投此言之行不行辨也言之行不行功之成不成辨也二士行矣吾將賀樞相之復吳沒地不復於控弦之夫而復於石畫之士可指日待也二士行乎哉詩曰桓桓上國將受鉞奠南邦龜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六

虎嘯中野鶩鶴鳴大江長戈挽日軸雄檠植天杠左之排闥噲右之易位逢將軍意不樂憤作玉斗撞匹士能重國五兵徒鬪縱下禮大將壇聘璧銜金釭乃獲兩國士非虎非熊駟文能七旬格信可三日降我歌兩國士南金無足

北郭集序

蘇伯衡

禮部主事許君文度持其先處士之詩曰北郭集者若干卷求爲之序其雍容俯仰若冠冕紳鞶周旋堂陛之上其縱橫馳騁若風雲虵鳥按兵行陳之間而其音節曲折則如琴瑟簫磬雜乎並奏而雅韻逸發也余亟讀之不暇而

爲之嘆曰美哉乎處士之作也何自而臻此余聞山林江湖風振樹而雨垂淵其間隈壘波濤與夫石竅木穴遞爲吸吹吞吐春撞澎湃而洪纖廣隘徐疾以有函胡清越鏗鏘鏜鎔作止散合引唱荅和無不中音合節天爲成而地爲設也古人之於詩何獨不然哉其情與事物感觸有憂愁悅豫喪離疾痛也於是焉有嘆息嘯歌哭泣呻吟之聲因其聲之韻合言之文而詩者出焉莫非自然也夫惟自然是以不窘於研揣畦町之間有以發其比興之微而極乎人情物理之變今於處士之作見之矣處士鍾粹美之資抱疏通之才執溫恭之德而抗高尚之志方鄉邦據於

僞時鮮不爲其用以苟升斗之祿處士曾不屑焉盛年甘自放於海濱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拂悱悲思慷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嗟乎與處士並世而遷就委曲取富貴者非不得時名而爲閭里之所豔距今才二十年泯焉與草木同腐者往往而是處士雖布衣沒齒自其在時負能詩聲旣沒而有賢子若文度者發其遺稿彙次成帙刻梓以傳處士之名固當與是集並存天壤間矣以其所得者計之其所取於造物果能優乎哉是爲序

梧溪集序

汪澤民

太平王生光大以澄江權歌詩求予序其端且曰是詩江

陰王原吉作也原吉與予同姓同業學詩於延陵陳漢卿
柯敬仲俱事邵庵虞公得其傳邵庵蔚然儒宗爲時名臣
拜參書奎章閣卒陳今爲東流尹亦躋顯仕原吉窮而在
下能自以詩鳴家居澄江志樂漁隱因以目其詩初光大
得之永嘉陳昌道氏併日夜讀一再過竊中於心光大事
先生久與原吉姪同業而其志又同願受一言以爲評噫
詩言志無間於古今無分於隱顯也當堯舜時朝廷有賡
歌之美康衢有擊壤之謠古詩三百篇國風雅頌皆然漢
魏而下舍其心志工其文辭迄於宋季滋甚我朝疎齋子
昂能五言曼碩善歌行邵庵長於律三四公絕作一洒宋

季之陋並驅晉唐駸駸乎漢魏而逮於古矣雖然學古有
道生歸持其志養其氣使德存於心而言出諸口志之大
者其氣淳以清其辭婉而直其聲舒以悠旨意無窮誠如
是不期古而古何待有爲哉又余聞文章與風俗相推移
觀澄江權歌則虞趙盧揭三四公之功昭昭矣原吉守虞
卿之學宗邵庵之傳博以三百篇之趣權歌春申山水間
發情止義不古也哉惜予老不能振之也然聽歌滄浪觀
風康衢必譽者有所試也倚歌而和之樂善有誠也聽其
言而知其德觀其志而審其有爲古之人皆云曾謂我媚
夫人乎哉王生其懋之生請書其言遂爲敘

青暘集序

朱桓

藻仲以齟齬受業父師之前輒能詩敏且奇若有相者人多異之以東阿之幼穉比焉稍長通春秋學習舉子業竟棄去因壹志爲詩自前承平至於擾攘始終幾十年由江陰隨嚴君仕桐鄉以至播越浙東西周旋二千里間凡感時觸事莫不形諸賦詠蓋鬱於中者深則宣於言者長接於外者廣則慮於內者愈周而加熟焉

伊蒿子傳後序

明周忱

延陵嚴公志道以伊蒿子自號監察御史吳公敏德修撰張公宗海皆爲作傳二公以文章名皆嚴公知己傳之所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序

九

載詳且密矣予嘗忝與嚴公同寅知嚴公之行事尙有傳所未及書者豈可厭繁而不加紀述乎公初至刑部時察案中有忌嫉者以其起自山林未嘗更事竊謂其必難於任職公旣視事訟牒至前卽剖決無滯聽斷之際人自畏服不敢盡其無情之辭雖在職十餘載者反有所不及於是向之忌嫉者始翕然敬服侍郎張公嘗歎曰今之仕者多以政爲學若嚴公者可謂學優而仕者矣公於事無所顧避理之所在必毅然行之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飯於肆俱爲邏者踪跡所獲蓋鄉人前爲盜劫人於京事覺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旣就繫懼拷掠誣引御史子

爲同盜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
其母簪珥爲盜贓公閱其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
子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號痛稱冤
公將直之同列皆謂獄成已久不可改公曰御史之子有
冤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慚乎乃獨署其案聞於朝而釋
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鄰盜之執告於縣縣
丞亦見其有可疑之狀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以決
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殺人丞之徒
當矣告者因疑而訴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如所擬則似
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之人以爲當有某衛

指揮畜交阯蠻童旣長爲娶因爲養子後指揮戲其婦不
從事覺法司當以強姦子婦死刑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
而姦且未成比於內亂有間矣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
屯卒奪民田爲其所訟得罪於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
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爲誣賴擒送於
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爲親民被禁勘至死法司坐千戶
以因公徒罪公曰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銜冤地下
矣遂正其故勘之罪山東人皆爲之快意蘇州衛卒十餘
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劫客舟其中一人爲事主所殺
餘黨懼事覺無以自飾見鄰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囚而

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於官皆誣服公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防束之間必有怨惡借使爲盜囚必知之駁令簡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強盜之罪此皆見於行事之大略者爾若其立心之剛正勵行之廉介則慤然而不可易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於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昧於大體爲有司所忽公往來諸郡守恃京朝舊職於人罕所敬讓見公獨踧踖而加畏間持酒肴致餽欲以微覘公意而繼以贄禮公毅然卻之守退而嘆曰吾守此郡閱貴人多矣清白自持唯嚴公一人耳今布政使李公昌祺爲禮部郎中

時與公隣居於長安市嘗言公之率家能謹守禮法井井而不紊且言公於祀先之際必求合禮度而誠敬篤致無少怠忽近時士大夫家皆所不及昌祺於人少許可其爲此言蓋心悅而誠服焉公平生究心於禮律之學嘗云禮以崇善律以防非民生日用之間出乎禮則入乎律不可以輕重論先儒於禮書注之詳矣而國朝律令未有注疏亦儒者之欠事因取律令中疑難者講求立法之意著爲律疑解略一編予嘗得而讀之勸廣其傳

職官年表序

黃 傳

宋志云浙西諸郡江陰目爲道院民淳事簡眞樂土也由

蕭梁置郡迄於五代雖四百有餘歲而併廢之日多守是邦者名氏政績史傳漫不可攷今自皇朝以前有可著則間出之太平興國以來取題名壁記及長老所傳者以次而書所缺無幾矣今按宋志於五代以前網羅散軼僅得郡守縣令十有二人附之廨舍之篇而已至其本朝則知軍教授路分有題名而年不列簽判知縣知錄而下有年表而歲號不完兵馬將官之流年表題名俱缺弗錄元及國朝志者草草賀老隔牆見影輒書數行顏氏望空聽聲遂起特筆或突出數人於祠廟之後或間見一二於宮室之間或昭揭學職而同堂共案之寮友影響不聞或忽荒

目存而歷古異代之人物音容如見位置類例之不分歲月爵秩之莫辨尙何足以憑藉持循而稽古傳信哉故予訪求民間得牆東爛稿梧溪斷編滄螺遺文學尹脫簡以及諸史雜志老釋碑版等類燒燭深更窮蒐邃討於蕭齊之世得令一人有唐之世得令一人丞簿各二人尉四人有宋之世得知軍知縣縣尉各二人簽判五人縣丞七人主簿教授各三人學諭一人無名職官四人將官十人有元之世得安撫使副使路總管同知錄事教授各一人萬戶府達魯花赤萬戶各三人副萬戶四人千戶一人州達魯花赤四人州尹十四人同知六人判官七人知事八人

提控案牘陰陽學正各二人教授十七人山長司獄巡檢
守禦將官各一人國朝知州三人州佐學官各一人將官
九人經歷一人知縣二十四人縣丞五十五人主簿訓導
各三十一人典史二十人教諭二十一人雜屬之官一百
六十五人總四百九十有二人焉於是唐以上則比其次
類約以矩檢宋一代則完其刊漏合其迕異元及國朝則
鈎抉滅沒收召泮渙族聚而曹分之皆倣古史氏編年而
爲之表仍具事本末別爲拾遺補亡蒐討編次出處附其
左方備後之君子考焉

送梅士俊還任武昌序

張簡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序

三

士有養晦于求志之日而能器使于行義之時此固才具
而用周者能之否則未之能也吾邦梅君士俊少遊邑庠
卒業於太學其漸濡而涵養之者有素矣謁選天卿得補
湖藩武昌之經歷既而監司重臣稔其才能殆非一幕職
可盡也用委攝事於屬縣若黃梅孝感諸邑靡不以清慎
莅之閱歷三載政修人集上悅下信蓋前之所養者於此
始得少表見焉然亦未足以展其驥足也既而奏績於京
師書旣稱將促裝還任鄉大夫士不忍其遽別相率治酒
送之都門外且各有詩以華是行僉命某宜序諸首余惟
人之所以幼而學者正欲壯而有所事於行也士俊平居

韜歛濯磨不表表以求襮白於人而惟求其實勝爲務雖時人知弗知弗恤焉及其守一職一職以修攝一邑一邑以治庶幾所謂才具而用周者藉使梅君所求乎外者重而所以務其實者輕曰我達治體我熟刑名我悉民隱噫吾目中固見其人矣然或抑而不揚或一試而輒廢若是者何哉由舍其所重而務其所輕故也用是則士俊所養固不大爲得計也耶

湯廷尉家藏集序

王慎中

慎中昔備員禮部祠曹主事最後稍遷吏部司封郎中祠曹職主大臣祭葬褒諡之典而封司職議贈祿之恩大臣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序

十四

以天年終者則有司以訃其妻子自陳乞祈恩者爲多事下二部二曹職之故凡死者之功狀名行慎中因而與聞而論之祭與葬載在制令有品級等差凡訃至者各以其階得之至於諡以易其名贈以榮其終蔭以錄其後三者則不可以易得吏部禮部尙書推覈死者勳賢名績表表可告於上者然後請之又請而輒報罷者又十二三此其大致也自慎中叨厯二曹前後僅六年耳而四方大臣訃至者不下數十人噫何其多也中間勳賢名績赫然著於世爲國寵重不獨以其官尊顯者蓋十數人焉慎中每與僚長貳道之卽掩泣長嘆也蓋所謂大臣者皆其踐敷之

久積累之深以成其名樹其望致位尊顯可謂偉然一時之盛而宛然以死是可嘆也况夫所謂勳賢名績赫然著者或小用而終屯或逃讒而自引或難合而易退其去而老於家也縉紳咸倚以爲重幸其未死而冀其復收主上好賢求舊將旦暮召而起之以共理興化而乃一朝忽然其可悲悼豈一人生死之間耶嗚呼若故大理卿沂樂湯公者非所謂勳賢名績赫然著者耶公之操行修潔純懿足以敘其後昆亦有以稱之而不爲浮直以一眚被廢妻子傍徨不敢以聞於朝非惟不得其不可易得者而祭與葬之合於制令者亦不蒙秋毫之恩是不爲尤可嘆耶公

之位不滿其德用未究其所長平刑部之獄一不當主上不勝愼刑好生之仁以爲失職怒而黜之固非有大過得罪於上也當時與公同以獄事被譴大臣不下十數人主上仁聖慈明惜老成棄舊過蓋十數人者已錄用其一二無所疑滯然則公之終始固已暴於上心亦旦暮將召而起之者而今不幸死也豈非命耶公之孫世賢集公所爲詩文若干卷將梓以藏於家慎中受而讀之因謂世賢曰夫公之赫然著者固不待文而存也然公肆其生平之餘力以發於聲律文字之間又深厚有體而極其思則斯集也世將寶而傳之豈特可藏之家而已哉惟公之存不假

於文故慎中序公之集亦不詳於文而戚戚於人之云亡
庶後之有志之士欲論世尙賢者於斯言有攷焉且以致
予之所感云爾

鴻泥堂集序

都穆

江陰文字在宋有葛文康公勝仲與其子侍郎常之及邱
忠定公宗卿元初則有陸文圭子方後子方又有王原吉
氏張希尹氏孫大雅氏皆以述作擅名一時文康忠定僅
見其文之一二常之有韻語陽秋子嘗序之子方有牆東
類稿今歸秘府張氏溝南集嘗一見錄本然邑人鮮有藏
者惟原吉大雅之集與韻語陽秋並行於世數君子之沒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序

六

寥寥百有餘年乃今而得一人焉曰薛君堯卿爲文古奧
簡質如商彝周鼎雜然並陳蒼綠眩目不俟摩挲知非今
世之物其清健嚴密又如修仙道人僻處深山餐霞飲泉
而塵濁之不能溷也蓋君少營業進士通易書詩三經屢
試有司不利幡然棄去一意古學每有所作日鍛月煉弗
工弗已其爲人沈靜寡欲而性嗜山水常徧遊吳越以至
齊魯燕趙之墟尋幽弔古搜奇抉怪惟用資以爲文其坐
稠人廣座衆方高談宏辯較短爭長君獨袖手默然若無
能者及其操觚搖毫篇章一出如予前之所評則人未嘗
不驚且服以爲江陰之有人置之孫王之間殆未可優劣

論也夫天下之事勢無兩全使君早獲一第人固榮之未必有文若是然則君之困抑蹇連終身不遇天固將以昌其文視世之炫赫一時而名隨身沒者果孰得而孰失哉君諱章憲堯卿其字也沒年六十三子布卓甲皆勤學好文以君所著鴻泥堂稿鈔木以傳卓來請予序予交君久相知爲深遂不辭而書之

戒菴漫筆序

王穉登

利城蓋有李先生云先生名詡字原德有道君子也號戒菴老人名所著書曰漫筆漫筆者不以品列不以類分不以甲乙次第爲先後隨事輒紀隨紀輒書故云漫其書浩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七

汗縱橫闖闢變幻鴻纖幽顯靡所不有不獨成一家之言且也該衆作之奧此之爲書沈沈者哉蓋不博古者不曙千秋不通今者不鏡當代不語大隘而不廣不語細疎而亡當不明經不窮列聖淵源不閱史不識古今治亂不譚詞賦風雅道衰不探名理精微統絕不該覽不淹通不蒐羅不閱肆不論俗不知萬姓之隱不述怪不窺六合之外不詆諧不玩世不神仙不逍遙不表忠貞人倫不顯不載兇俠檣杙遁藏故皇農羲昊以博古廟謨野乘以通今四方上下以語大男女居室以語細詩書禮樂以明經累朝歷國以閱史雕龍纂組而談詞賦道德性命而探名理邱

墳汲冢醫卜農圃而該覽天人王霸窮髮鬼夷而蒐羅街
談市諺風土歲時而語俗牛鬼蛇神豕立石言而述怪射
覆滑稽談言微中而詼諧服食沖舉驂鸞馭鶴而神僊皎
日秋霜糜軀碎骨而表忠貞隱隱暴行惡貫幽明而載兇
俠斯非所謂可喜可愕可憤可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
耶足以代董狐之筆應所忠之求矣馬遷採七十二家言
而成史記異時天子開石渠虎觀詔諸儒撰一代正史是
編豈能舍旃先生少游郡學試必高等七應都試悉報罷
晚入南雍一謁選人卽棄去舊知居要津者絕不交通或
欲式廬亦避匿有司往往勸駕稽顙稱主臣而已踐更租
庸先期而辦曰我甯往役不往見也歷年八十八始卒故
自名老人嗟乎奈何不獲齒於國老庶老之列袒割而醕
授几與杖以贊休明至理乃終老田間汶汶而沒此非有
司之過與屬余序者諸孫如一昔名鸚鵡今以字行亦有
文能繩祖武者也

澄江詩選序

許學夷

澄江古無詩人宋間有題詠而非所專業逮元繆君寶始
以名家嗣後作者競起至我國朝而彬彬不絕然原吉次
知華伯北郭先生刻集僅見一二藻仲寶之子儋若容諸
公但有鈔本余友邱念先幼耽斯道志希往哲懼其愈久

而散佚也意欲捐金盡梓而力不逮因取君寶以下三十
七家選爲一帙名曰澄江詩選刻既有成又以宋元諸公
所遺并續得若干人復選一帙名曰澄江詩選後集余旣
爲之損益詮次卽小有點竄亦不辭焉竊嘗與念先論詩
選者其要有三一曰識非識則蒼素混淆淄澠莫辨無以
決千古之是非二曰斷非斷則名實相疑貴賤奪志無以
定一代之取捨三曰公非公則愛惡由衷黜陟無當無以
息一時之聚訟念先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屏跡幽軒不
通造請殫精竭力歷五六年所於是以古證今不眩於俗
而是非始決以勇折疑不惑於衆而取捨方定以虛應物

不囿於私而聚訟乃息至若諸公調有偏而格有降念先
則因其所長就其所造而兼采之蓋各具一家言亦猶唐
詩之有品彙也間爲諸家評定繆君寶七言律絕句調雖
晚唐而氣實勝之王原吉全集類多蹇澀然古詩入選者
款曲懇至歌行軼蕩不羣律詩所採十一風格獨邁北郭
先生樂府多出張王而律詩常學子美孫次知五言古實
近東坡七言律絕氣韻淳厚不必深工張藻仲古詩語多
警絕歌行頗見才思而律則始振唐音使天假之年未有
涯涘卞華伯全集不無應酬然七言古入選者圓轉超逸
體類歌行七言律工者在晚唐宋人之間顏寶之豔歌學

温飛卿七言律聲韻俊朗大振唐音李德紹七言律入選者可十數篇華藻流利中晚佳境薛堯卿大多變體五七言古豪縱時近退之七言短古獨爲婉麗朱子儋徐若容七言律絕本於宋人徐入選者雖少然別有奇趣徐子擴古體每傷冗雜律詩去唐雖遠而所選則唐人餘韻湯新之徐子寅七言律亦出於宋而入選者機圓語便足成一家曹毅之七言律薛應登五言律所采不多皆唐人正派曹聲俊而薛語融張補之歌行倣高適李頎盤山西湖更爲矯逸陳思贊七言律渾厚雄麗多近少陵沈子羽七言古足繼餘響七言律入選者間成唐調陳仲約諸體師心

獨創而入選者可備一門五言絕更爲高古姚本修五言律格韻直逼景龍惜所傳不多沙應鵬七言律絕入選者調新語麗實近晚唐黃吉甫諸體才氣蒼莽以風格勝曹子進五言古學選體而語不純中數篇頗佳沈文叔五言古選體亦長惜不能全唐體短篇音韻清婉李與登不欲範古貴自己出故七言律入選者調雖晚唐頗多心得鄧徵甫短歌甚工五七言律皆出中唐而七言聲氣實優史汝器任元甫律詩入選者多晚唐佳致史五言較任爲工黃志學七言律絕數篇獨出新思而全集則失之疎張邦粹七言律早歲頗擅才情晚年太傷率易李讓甫律詩五

言實類大厯而七言已近開成然全集足觀莊孔章豔歌
略似錦囊七言律入選者乃見思致周伯英五七言律並
學晚唐六言可爲絕唱沈飛霞七言律入選者語多纖麗
其餘學皮陸而愈僻高晉卿七言律時出巧思而全集則
失之稚張我先律詩入選者高華清逸相半而七言爲長
後選者姑容另述大抵先輩以質勝故蒼骨自高而古體
常優後進以文勝故秀色爭麗而律體獨擅先輩才力寬
洪不事修飾卽不無玷缺而有傑作可觀後進資性明敏
更假琢磨雖較多完善而無大篇可取蓋亦理勢之自然
耳先是淡泉王公將彙集諸家之詩窮搜博訪厯十餘年

所約成數帙公旣歿燼於回祿至是念先繼起復肆意蒐
獵鴻公名士殆無有遺其他所得或不如王公之博而因
人采擇功實過之惜乎中郎一倡海內同聲佻佻公子卽
晚近之語已爲陳言又烏知有先輩典型耶又或疑念先
以後進縫掖輒欲提衡先輩雖采擇詳審恐不能懾服後
人是大不然國家以經義取士而詩歌黜爲末習故經義
在朝而詩歌在野公車之文非縉紳先生不能品程一代
詩歌韻語雖草莽之士亦得而平準焉何則業有所獨專
而識有所獨至也念先學力旣邃藻鑑復精又能虛已咨
詢不遺下劣卽余之淺鄙亦得以寸長自效然則念先此

編將復何疑若謂某宜錄某不宜錄某宜多某宜損請以其詩質之抑又何疑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念先能自信不必信人倘終不能間讒慝之口余敢以身任其咎

藏說小萃序

陳繼儒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游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妹繇筆汴遊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菴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旣成輕舟五百里問序於余余惟海內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卽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收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

其實皆耳目所恒習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於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裏緗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史子集不得與焉經史子集譬諸梁肉讀者習爲故常而天厨禁鬱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扁錮不敢行而不肖者瞠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撰述爲何語間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詫以什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

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截
翦襪材甚則付酒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
道士也孝友忠信沈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
訂訛不惜餘力頓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亡之子孫
而傳之君手其亦有功於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苦
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之謁者
唐之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之二三
宏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菴老人好著書
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善繩祖武正如談遷世爲史
官向歆較讐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令其宏覽博

物代有本原非世之羔飾獯祭者可同日論也若使倣貫
之例推而廣之鄭夾漈所謂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
求者其法盡在乎是它日異書輻輳四面出使臣且將藉
手焉奚獨爲延陵一鄉之文獻而已乎

從野堂存稿序

方岳貢

予讀漢史至劉子政使所親上書言宏恭石顯等爲恭顯
所覺不吏雜考未嘗不三歎也武宗時郎李獻吉爲大司
徒劾閹瑾章獻吉幾殆賴其友以免嗟乎士君子出身犯
難以與權奸爭一旦之命者類皆弗勝而同心與議之人
亦必支蔓鍛鍊盡敵而止彼固以必如是而後莫我難也

今觀西谿先生更有異焉甲乙之際蓋難言之腐夫竊柄於內宵人嚮道於外海內汲汲不知所措應山一擊事雖無成而天下正義有所歸矣先生與應山友善疏稿與聞是誠有之附逆者謂此疏專出於先生而先生之禍以烈大獄一起歎首陽而齊李杜固其所也特怪恭顯劉瑾皆身借叢神口銜天憲其怨言事之臣何啻質首哉而子政僅除名獻吉亦奪職耳先生事稍異於二子而遇禍獨酷此何故耶蓋子政雖以宗屬被知遇然少典尙方鑄作有誣誕之譏後以經術起家耳獻吉嶽嶽著節先朝而世不免以文士目之故其事易解且也逆瑾之禍閹人與人主

合而外庭攻之急故薦紳多被其難此如疾風暴雨之傷物也逆賢之禍小人與君子爲讐而借閹之威激閹之怒以快其所欲如持斧斤者引繩而批根莫能遁矣先生清心疾惡遇事風生君宗之望久繫人倫卽無草奏之疑詎能免耶逆賢卽無所致恨於先生而諂附之徒能使先生一日不入黃門北寺耶世傳逆賢之焰未張也福清意欲彌縫之使不爲我害而先生以大義責福清甚力其後應山疏出福清意不以爲然知時勢不可爲遂引疾去夫老成謀國之苦心固將爲擾龍蛇而參虎兕者然是時黨議已成內外膠固卽使從容端揆作李長沙豈所望於名德

耶夫惟聖人達權其次則守義如先生所持又曷可少哉
今主上握乾符整地紐首哀死節之臣卹贈先生如禮惟
易名稍需耳天定之期又十年矣曩時拜節甫而鋤顧廚
者相繼殛死或荷戈窮荒蒙首草野不得自比於人而先
生之遺文在人間者至比於采薇之歌沈淵之作所以激
揚清風者蓋萬世而未已也禍慘於劉李名亦過之孰謂
善不可爲哉某先生楚闈所取士也生缺鄭宏訟罪之書
沒無景毅自免之義追仰芳躅實愧古人因讀先生之文
而潛然序之如此而且以易名之典望之諸名賢之主張
清議者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序

三

兵鑑自序

李 寄

兵非聖人所尙也聖人有時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者非矜
智鬪力以爭勝於天下用之正所以止之也黃帝非涿鹿
之戰則蚩尤之亂不息湯武非鳴條牧野之師則桀紂之
暴不除三代而下不得聖人之心因而不得聖人之法遂
有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之事聖人之法何如黃帝作指南
車而大霧不能迷武王不愆於五步七步五伐七伐而如
林之士倒戈有法則操必勝之術而天下蒙其福無則居
必敗之地而天下受其禍此兵鑑之所由集也準之春秋
以定其邪正本之通鑑以識其後先采之二十一史以備

其得失旁及稗官雜記以羅其鉅細凡可以準古而鑑後者無乎不載焉嗚呼豈得已哉悍夫戾卒妄執兵權以勇鬪爲能以殺戮爲事肝腦塗地勲業無聞得是而熟復之不待孫吳之書韓白之術而已恢恢乎游刃有餘矣豈非兵家之金鑑常勝之左券哉

李忠毅公年譜序

國朝 魏 禧

天啟中逆閹擅國日月晦蝕天地易位正人竄斥誅死最著者楊左周繆以下二十餘人江陰李忠毅公其一也公諱應昇字仲達年二十四中萬曆丙辰進士謁選得南康推官旣爲御史敢直言時逆閹恣橫公屢疏糾之削籍歸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序

三

里復追逮詔獄身被毒刑以死天下痛之公死四十七年禧客毘陵公子遜之出公年譜見示且命之序禧受而卒讀氣結填膺涕下不能止則又竊自奮發以爲日月晦蝕天地易位之時尙有人如是禧讀國史自建文遜國至逆閹之禍又身所歷甲申以還凡數大故天下忠臣義士殺身成仁者不可勝計莫不烈烈然上爲日星下爲河嶽竊嘗私論人之賢不肖當觀其大節大節旣立其餘不足復較然不深究其生平則賢與尤賢無以見有當死生患難不奪其所守而事功無可稱或節與功並著立身居心無遺議者蓋人之純雜偏全稟於性成於學問不可得而

強是以論人者必先大節而其不徒以節見者爲尤賢今觀公年譜歷官所至清彊仁明爲諸生時師事吳霞舟先生所相與摩厲皆聖賢仁義之指然則公卽幸不爲忠臣已足爲名臣又使布衣坎壈終其身而公之爲賢者亡疑也孔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蓋必如是而後可以爲君子也已方公被逮時道出毘陵留霞舟先生家賦詩論學二日然後去而先生後公二十五年仗節自焚於東海嗚呼豈偶然哉

江陰詩粹序

何爾彬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

詩之爲道也欣戚本乎情性風氣應乎山川向披覽輿圖知澄江山水甲於南國意必有沈雄博大發爲詩歌者應數百年之風氣及余承乏茲土式延陵之舊里弔春申之故墟見君山諸峯嵯峨巖巖大江浩浩犇流若吼慨然想見古之豪傑壬寅秋仲章陳夏朱諸子輯成江陰詩粹問序於余間從簿書之暇一展讀之如見數百年之名公鉅卿焉如見數百年之貞臣烈婦焉如見數百年之幽人獨行焉如見數百年之奇材劍俠緇流羽衣焉如見數百年之嘻笑怒罵悲歌慷慨焉所云沈雄博大應山川之風氣者其在茲乎昔延陵季子之觀樂也於韶有觀止之嘆以

其依永和聲一臻乎粹爾今澄江先哲之詩具在異日太史採風及此貢諸

朝廷比律呂而協宮商安在不共簫韶九成儀鳳皇舞百獸哉名之曰粹信不誣云雖然莫爲之前雖美勿彰莫爲之後雖盛勿傳俾先哲遺言與江山共其綿永者諸子表章之力正不僅元之輯杜王之註蘇功在一人已也是爲序

送荆默庵學博歸丹陽序

曹禾

黯然魂消者別而已矣至哉江文通之善狀別也別良友黯然者爲合志同方之人別嚴師黯然者爲執經問難之士別良吏黯然者爲沐浴膏澤歌詠勤苦之民若夫別仁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序

三

人孝子則合境中之秀者樸者旄者倪者而同一黯然黯然於心有不容不宣之言者此予送荆學博歸序所由作也默庵名子邁世爲丹陽望族早歲能文受知學使者張公能鱗食餼有年旣壯以明經對策於廷康熙丁巳冬謁選得江鐸因母太夫人春秋高捧檄之日喜懼交併太夫人爲明宗伯吳公中行女孫剛直有祖風呼默庵曰吾尙善飯且有汝兩兄在諸孫繞膝奚俟汝爲况澄江去此百里餘耳何難頻通音問以苜蓿爲甘旨乎能爲江庠師者卽能爲吾子毋忝乃職固所願也默庵對曰敢不敬承母命戊午春先生辭母灑涕之官至則修祀典葺宮牆卻苞

苴別賢否學政一新士心大悅先生又設校士法月課歲會行之既久遴其中文行優長者得若干人鏤其文顏曰江上友聲以勵多士如吳子永福高子璜朱子廷錦耿子勳皆後先獲雋焉先生又捐清俸修講堂壬戌春延錫山名儒錢子肅潤講學其中都督劉公選勝設臯比於座二府牛公樞邑令沈君清世戾泮聽講先生率多士以從寒暑無間是歲中秋先生復偕僚友陳君寅亮大會吾郡諸儒講貫經史園橋而觀聽者以百數計講畢開筵玩月賦詩倡和制臺于公成龍聞之嘆爲空谷足音下其法通行郡縣學使者趙公崙欣然喜曰鹿洞鷺湖之盛於茲復見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

矣爰撰序文勒石君山以垂不朽此先生不忘母訓振興文教之大略也戊午秋邑令何君且純以入簾稽省先生護篆匝月簡訟緩征民樂其便庚申春署府趙公森奉檄賑饑先生爲之設法令男女殊厥少壯異籌分土著與流民別病夫與孕婦紳士司穀耆老司薪府胥司簿籍輿隸效奔走營卒任扞衛宿火而炊未明而給日昃而止疾有醫歿有殮條理秩然纖悉具備凡百晝夜不遑安處活江邑饑民數萬而賑事乃竣辛酉冬制臺阿公席熙中丞慕公天顏知先生廉且能咸具疏以聞此先生不忘母訓小試撫字之一班也計先生宦于邑者前後五載士慶得嚴

師民慶得良吏吾輩慶得良友又共爲先生慶得賢母云
明歲甲子爲太夫人大耄吾輩方擬躋堂稱觥詎意惟夏
之初太夫人訃音突至先生匆遽而返邑人咸往送之士
黯然於嚴師民黯然於良吏吾輩又黯然於良友之忽別
也更見先生瘁毀之容皇皇若不欲生者皆稱嘆爲仁人
孝子而哀感彌甚文通氏所謂黯然魂消者當不是過矣
予方以備員史職未遑奔唁聞先生歸遂賦詩三章以贈
之詩曰先生歸矣閉門讀禮講堂闐然孰爲徒倚唯餘清
風噓我弟子先生歸矣刈其先疇農以易仕禾黍油油江
民疾苦誰咨誰諏爲之爨休先生歸矣羊角扶搖鵬程萬
里牛刀小試自江岸始是用作歌以詒多士時康熙歲次
癸亥秋七月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序

三

讀史大略自序

沙張白

士生斯世欲闡明聖賢義蘊上以堯舜君民下以嘉惠後
學舍經術治術莫爲功矣顧以訓詁釋經以空談論治不
若取二十一史中古人已行之事鑿鑿焉詳其義利公私
之辨成敗得失之分可以敷陳法戒開拓心胸且論史而
經在其中也白少有史癖讀史之暇往往掩卷深思以已
意論列之初無意於成書也自開闢以迨元末久而積之
遂成讀史大略六十卷未嘗蹈襲前人一字獨抒心得與

致堂胡氏靜軒周氏兩先生互相觸發者居多凡其中人
品之賢奸心術之邪正聖學異端之迥別王道霸功之懸
殊以至事爲千古之疑案如桑林身禱太王翦商之類古人有不能自
白之隱衷如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王旦不諫天書之類莫不以意逆志曲爲
辨雪頗能發千秋未發之秘其尤大者發明陳承祚身爲
晉臣因晉受魏禪不得已帝魏黜蜀之苦心欲改三國史
爲蜀漢書發明司馬溫公歐公廬陵朱紫陽身爲宋臣不
得已仍宋太祖薛居正梁唐晉漢周舊史之謬欲改五代
史爲南唐書謂二史正而後百代有全史也亡兒晉著有
小沙子史略一卷絕筆西漢不忍埋沒附之帙中蓋竭四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序

三

十餘年之精力而後告竣雖芻蕘未議不足當金匱石室
之藏然可爲聖君賢相論道之資可爲學士大夫稽古之
助於經術治術皆不無小補云

澄江講堂序

趙崙

澄江本暨陽之地北枕君山西控大江誠瀕江保障也是
地屬在毘陵郡縣實多文獻山川人物未可悉數紀其先
賢講學者如東林書院城西講堂龜山先生闡程氏之奧
紹興端平而後踵其學者不乏其人理學至今稱頌弗衰
彬彬乎誠講學盛事已余講學澄江衡文畢訪舜山之故
蹟慕延陵之高風時事不同風教固無殊焉余職在立教

而重慕乎理義竊思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也秉鐸者正其心而後可教以五經敦其本而後可及乎諸子習鄉尚齒退讓以明禮也習射觀德序賢以不侮也文能敦詩說禮型仁講讓選造而升之武能節比於禮容比於樂折衝而禦之道在廣勵學宮者爲之倡始焉蓋儒本司徒之官兵屬司教之職道參合一今聞學宮荆子子邁陳子寅亮立講堂設射圃因其舊而新是圖而又聘請錢子肅潤開絳帳可謂無曠厥職郡丞牛子樞邑令沈子清世又贊襄相與有成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又聞吾鄉文伯劉大將軍輕裘緩帶每升堂而觀釋棊鼓篋之業抑以仁義爲干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序

三

櫓耶余不禁欣然喜自茲由一邑而倡各屬而鼓導江南將見絃歌之聲徧及於遐邇余異日再至君山登斯堂也攷虎觀之同異觀矍圃之揖讓彬彬爾雅正心敦本彷彿濂洛關閩之風文獻庶幾無媿焉廣文或告余曰自堂構聿新之後少長咸集講習厯寒炎不輟登斯堂者咸集禮而慕義身通六藝者弟子自茲益進倘始之終之無怠無荒庶不負余廣勵風教之意也多士勉乎哉

徐霞客遊記序

奚又溥

霞客徐先生記遊十卷蓋古今一大奇著作也其筆意似子厚其敘事類龍門故其狀山也峯巒起伏隱躍毫端其

狀水也源流曲折軒騰紙上其記遐陬僻壤則計里分疆瞭如指掌其記空谷窮巖則奇踪勝蹟燦若列星凡在編者無不搜奇抉怪吐韻標新自成一家言人之讀之雖越數千里之遠而知夫山之所以高川之所以大與夫怪木奇材瘴風暘暑之所侵蝕淫霖狂飈之所摧濡蛇虎盜賊之所脅伺野泊郵羈僮父山鬼之所抑掄而激觸凡自吳而楚而兩越而黔而滇一切水陸中可驚可訝者先生以身歷之後人以心會之無不豁然於耳目間也不誠自古及今未有之奇書也哉是非先生之人之奇不能有此遊之奇而非先生之遊之奇亦不能成此書之奇也惜先生

歸未幾卽捐館舍是書未經謄寫時有會明季翁者設教先生家見而奇之恐原稿久而失傳爲之分其卷次訂其前後手錄成帙遂郁然大觀不意鼎革時原稿遭兵燹謄本又缺幾有玉毀珠沈之慨而先生姪妾李氏出嫁所生介立李翁痛遺文殘缺訪得於義興之故家塗抹刪改非復廬山面目翁從日影中照出原本一一錄之雖其間不無少缺然不啻已毀之玉復出崑山旣沈之珠又還合浦得以一顯其奇者固亦不幸中之大幸矣予生也晚不獲追隨杖履探奇歷險然讀先生之書庶幾竊擬宗少文之卧遊焉壬午冬從先生之曾孫覲霞游乃得縱觀其富袖

歸手錄五越月始告竣嗟乎記之失而復得缺而復全不
至終歸湮沒者殆如金之鍛鍊於冶而愈耀其精神松柏
之摧折於霜雪而虬結盤鬱益奇以固也蓋有天焉不可
強矣以先生之人之書之奇固非窮愁著書者比也而析
奇闡秘爲天地間鴻寶然設不爲久遠計能保無鼠蟲狼
籍而終歸散軼耶世有同志見而愛之願弗以自私壽之
梨棗予將拭目望之

錄徐霞客遊記序

楊名時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閱外舅南開先生所鈔
徐霞客遊記抵寓後既終卷念其平生胼胝竭蹶歷數萬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序

三

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遊蹟計日按程
鑿鑿有稽文詞繁委要爲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
而形容物態摹繪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
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因手錄而存之凡兩閱月而畢曰
是殆負邁俗不羈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與觀其意趣所
寄往往出入於釋老仙佛亦性質之近使然而其爲人之
奇倔豪宕於斯槩見未可沒也古之殫心於天文地理之
學以成名者冥搜闕奧曠覽幽遐每出於踪跡瑰異之士
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肯蹈絕險赴窮荒敝精力以爲之
哉若其足以裨助見聞正於學者不無補也今觀國風二

雅所陳禹貢職方所紀以及地理河渠諸志皆詳山川風
土以爲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之具其間蟲魚草
木之產兼資多識聖教不廢茲非其足相發明證佐者與
切而言之深山大澤流峙終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
本生人所應窮歷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勢
弗能親至而目見得斯書也苟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固可
展卷披對按所已經者以爲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
知其槩如涉其境焉昔夫子亟稱原泉曾氏風雩詠歸蓋
造物與遊所以涵泳天機陶寫胷次案頭置此如朝夕晤
名山水於几席間詎非仁智養心之善物耶抑尤有足以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序

三

警心者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絕壑搜探於蛇龍窟宅
亘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竭慮以赴之期於
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覃思鼓勇
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届且入
焉而安會無犯難輕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飢渴疲憊之
困其爲高深美富奚啻於洞壑泉石之奇岱華江河之大
哉有志者可以觀此而興矣余旣喜其書之不爲無益且
以其足爲入道喻也爰爲之序以自勗焉

楊氏全書序

盧文弨

根之盛者枝必蕃源之深者流必廣人之爲言也莫不本

於心心者言之根源也人得天所賦之理有完有虧其研究事物之理亦有明有暗故其發而爲言也有厚有薄有通有滯若其一無罅漏一無偏倚是唯聖人爲然高第弟子如子張子夏之倫已不能無過與不及之失後世儒者亦或能因文見道而醇與駁每互陳焉若晦菴朱子其醇者爲獨多矣世有知言者聚古今作者之文而差等之其高下亦豈難辨哉吾於江陰楊文定公之文而歎其實理之充乎中也其一生不嗜雜學所朝夕玩味而推闡之者唯是四子書及五經周程張朱之書耳安溪李文貞公其學粹然一出於正公之座主也時以所業質正焉抒其所

所受之正理者灼然可信矣公所撰著視朱子爲約而其醇殆足以相匹蓋其平生本末未嘗沾沾欲以文自見而言爲心聲其本盛矣其源深矣道德政事具見於斯使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者非文曷由以見公哉

試峻堂集序

王芑孫

儕嶠於今天下交遊莫余久故自爲諸生取科第登

朝

出入中外三十年凡其出處大畧下逮家人嫺屑以若性

情意趣之所存知之莫余悉則於序儕嶠詩莫余宜及是甘肅布政使同年嚴君匡山哀取其生平古今體詩若干卷刻以行世爲之序曰儕嶠以其先大父非池府君爲吳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

縣學官生於吾蘇州故以爲名少通敏承先公東田之學博覽強記操紙筆數千言不自休南昌彭文勤公視學試蘇州得余夸異之及試江陰得儕嶠童子中大驚又用以夸余蓋蚤成若此其爲人剛中有守介特無所倚不隨形勢爲燥濕居恒混混處儕俗不見厓岸遇所不可雖百賈盲不能回其意旣登詞館猶以貧授書自給出無車馬并斷造請在翰林有名未嘗一得衡文之任爲御史敢言蹈愆悔不自知久之出守衛輝守郡者相沿皆默視上官意指不自出可否其於州縣委曲將迎先意承志或有甚於上官君獨時時奮髯抵几無鉅細一手操之大要歸於忠

厚而實事求是不苟依違以是動輒多忤見謂難近然君故精潔無可吹求尤善折獄他守所疑難君至立剖其間上官有清正者卒倚重君卒薦最以獲

召對君既入對

賜一級遷擢有日矣念太夫人在鄉引疾遽歸歸三年滑縣事起河以北騷然人始服君前此之治又以見推頌云余與君偕受知

高宗朝京居相隣比以詩相贈答其後君所涉廣所作益多感物造端情辭婉約吐納風流不類其爲人讀者將有訝如宋廣平之賦梅花韓昌黎之詠銀燭金釵夫廣平昌黎豈欲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序

三

爲如是之鐵心石腸哉風會相激勢使之然而蒙謂之鐵心石腸彼其中固自有悒悒乎與世俱深未易喻諸人者故余序儕嶠詩特表著其詩之所不載庶後有知言君子論其世因以想見其人焉

助賑錄序

陳希敬

希敬令澄江之三年癸巳歲中稔旣畢實秋冬之間淫雨大至禾盡壞旣履勘得實且以狀聞之大府顧冬災非例也大中丞侯官林公得狀惻然曰是不可以格於例而不之請遂飛章入

告得展緩如例蓋曠典也會學使少司空閩中廖公按部還希

敬迎謁馬前首詢被水狀且曰宜有以卹之希敬退而下其議於邑丞常君恩等檢邑中故事設法勸捐東紳士理而董之少司空公首捐廉倡焉太守新城汪公繼之希敬亦出俸緡以佐其役邑人士罔不踴躍從事量力捐貲自千緡至數千緡者有差閱三月歲事捐錢八萬緡有奇隨時賑給而江民賴以不饑江南號富饒地財賦甲天下邇來或比歲不登民力亦少匱乏矣矧江陬一小邑山圩塉蕩縱橫萬餘頃耳民多土著棉而織禾而耕舍此無他生計其地東南依山多高原西北瀕江多窪壤他時遇旱潦二者或偏歉獨去年之冬禾垂刈而變數旬無見暘碌礪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序

三

無所施鬱蒸紅腐高下一律先是秋多大風禾棉當花時固已壞矣是故名曰偏災而困憊倍他日夫以蕞爾之區承積歉之後舉農桑專業之民而當此高下並困之災中戶以下亦僅自完耳乃捐令一下解囊指困趨之如流水一邑之內捐錢至若干萬可不謂勇於義者歟卽成周之世睦嫻任卹奚以加焉雖然自非諸大府奏緩倡捐於上何以能山鳴谷應奔走恐後如此其神捷也亦非諸紳士善體諸大府廛依民瘼之意指揮經畫克殫心力於下何以能百弊剔除萬民安堵如此其周詳而妥協也希敬官斯土養斯民雖夙夜焦思拮据不遑且兢兢焉以不克盡

分是愬未能免咎遑敢云勞事既竣例鐫捐賑錄以爲徵信爲書其顛末於簡端云

記

君山浮遠堂記

宋仲并

紹興二十五年正月江陰趙侯智大至郡踰月矣以書走旁邑告常所往來者曰嚮之奉命來試郡父兄朋舊苟有以告我無憚道路余發書喜甚卽日陽羨具舟陪諸客謁麾下侯爲陳醯豆道平生驩且條畫所以爲郡語灑灑可聽蓋事無細大斬斬皆有綱紀後二日請辭曰余無以告侯矣不敢以久溷館人侯掩耳不余聽也翌日又辭益相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四

挽留如初然熟視色辭若有所懷未吐也因謂曰豈有以命我耶笑曰然哉蕞爾邑介於數大郡之間疆洫井間與凡貢輸之入不能當他郡之十二三唯嚮山背江風物殊勝他郡或無有也嘗試與子踵君山而望焉行郡城而北纔里許至君山相與登絕頂又謂余曰郡奉朝廷卹民之令凡土木之工病苦閭里者一毫不忍爲邇者撤浮屠氏之廢廬輦其材付主寺事者使新斯堂於山之巔闢戶而南峯巒起伏東西聯亘嵐煙煨翠蕩漾几席侯曰此未爲偉觀也乃凭欄而北淮颿海舶十百相銜長江接天不可涯涘觀者爲之改容眩目焉且江自京口而東距海爲不

遠地浸傾下又東二百里而後至此江流益滌洄演迤無甚怒極湍之勢每風平浪止淵渟鑒靜晴碧湛然而一堂之上西望京口東屬於海豈有以目力爲限際蓋愈望而愈無窮也客有誦東坡江遠欲浮天之詩者侯曰是可以名吾堂矣謂余其遂記之嗟乎江山之勝非名人達士煥飾表見之亦不能自勝也樵夫牧叟生長游處其間不知江山之爲江山也僧廬道院往往占江山之形勝而其徒知江山爲江山者幾何人騷人墨客與羈旅憔悴之士間能攜筇躡屐把酒賦詩取適俄頃亦何能發江山之勝槩使聞者願來而至者忘歸乎郡侯縣大夫力固足以辦此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學

然汨沒文墨間知江山之爲勝者又幾人能從容了公家事知江山之不害爲吏者益可數也至於新棟宇臺觀極一時登覽之雄以暇日從賓客徜徉醉詠其間當於前輩勝流中求爾異時斯山之顛黃茅白葦樵者之所裴回而敗屋一二椽過者懼壓焉不敢少跣立其下今侯到郡未幾不勤民力不索公帑之藏使千古江山之勝自我煥發是可書也將移是而施諸有大於爲郡者則夫易卑陋苟簡之習爲高明偉傑之觀皆當如斯堂矣侯天枝之秀蚤歲以儒學登進士第嘗賜對便殿擢丞奉常已而出佐二三近郡有能聲行光顯矣

新建貢院記

葛邲

江陰自僞唐陞建軍額皇宋因之遂爲浙西望郡賓興之歲士之試於有司者幾千人試無其所則寓於迎福僧舍僧舍不能容邦人至率私錢增創廊廡卑陋褊迫試者病焉淳熙庚子四明樓侯自樞密院編修官來守是邦卽欲卜爽塏之地而新之會歲饑弗果明年洊饑又不果又明年大熟治成政定可以爲也而侯秩滿當更自恒情姑幸脫去豈復爲士子經遠計哉侯曰其可諱勞以累後人於是相城東北隅得地負倚席帽峯而秦望君山拱揖於其前遂以其年八月庚申經始而十月甲子落成門廡堂室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三

庖湍備具各七十楹顯敞宏麗翬飛雲矗邇嘗謂科舉之法鄉舉里選之遺意也公卿之子弟國之秀民不由是以進則人不以爲貴故天下共趨之今之州郡知竭土木於游觀之所而試士之廬則指爲迂緩而不屑經意至於取具臨時風雨不庇所以待士者輕亦何以責士之自重哉江陰本毘陵一邑貢士之額九人媚嫉者或以爲過紹興乙卯歲混試毘陵而江陰預貢者乃十二人拔其尤而爲舉首者亦江陰人也蓋得江山之助故其人秀而多文有淮楚之風故其人愿而循理今遂爲多士之地院旣成而侯去始知侯之德不可忘也侯名鏐字巨山以經術決科

以儒雅飾吏孳孳愛人能加惠學者是可書也已

尉司新建弓手寨記

袁燮

江陰軍舊兩尉蓋控扼之地不得不然東尉旣省事併而專其責逾重弓兵常置二百人視旁邑爲多養之亦加厚所以銷奸宄安良善爲江壩之保障也始予得尉茲邑或曰阻江而盜多予甚憂之旣至而攷弓兵之籍多闕不補詢武藝之教亦復久廢乃多方招募營葺射亭謹閱習法而至者常先後不齊察其故則遠者居數里外稍近者二三里而家於尉曹之旁者纔數人予喟然歎曰此曹之設本以備不虞爾羣焉而居猶懼弗及散而不聚如緩急何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記

三

欲擇便地爲營役大用艱莫闔其端乃請於常平使者羅公求頃歲傭錢之未給者千七百餘緡與夫在官之田爲之基公忻然從之田散而不屬以易私田廣三十畝鄰於閱習之場爽塏寬平卜云其吉鳩工庀材考極相方矣會御史吳公力言弓兵利害宜拘之營以革散處之弊上施行之太守侯公奉命惟謹乃輟郡計錢以緡米以石者二百木三百章以佐其費羅公行部至而觀焉復給錢三十萬以竟其役蓋經始於丁未之仲春而告具於是年之季冬凡爲屋百七十六間而棲神有宇宿甲有房勸功有亭凡授屋人處其一有功者加半或倍之董役而有勞者三

之未有室者兩人同之於是向之散處於外者合而爲一
等級相承上下有列而又穿渠瀦水足以備災鑿石爲梁
無病於涉里中好義數家復以地假我乃翦榛莽闢通途
而營壘備矣凡役之興謀之而無阻爲難謀之無阻而又
有助焉尤其難也是役也諸所興爲悉倣軍營制度而瓦
木竹葦之直皆豫給之事克有濟而於民無擾得非沮之
者微而助焉者衆歟然尤有懼焉蓋自古業無細鉅其能
傳諸久遠者皆作者經營於前而繼者維持於後也予鄙
人也罷精憊思而不敢告勞以備不虞始盡吾心焉若夫
因其緒業加之潤色使居其中者常聚而不散聞其風者
畏憚而不敢發得無望於後人茲予所以爲之記也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四

冰玉堂記

高似孫

晉江韋氏令襄邑律已頌曰乃冰其清乃玉其白琅標瑩
渠凜凜若對江陰宰林君采之以表今堂勵志也夫有山
川斯有人物有人物斯有正事脈絡貫通如出一機軸江
陰介乎濤渚之間蘆荻蔽水雁鷺所容神魚樓蜃出沒變
怪漁榔琛舶縹渺煙雨霽雪之鄉李成郭熙復生莫克殫
寫以邑輔郡巋然一都而林君以才智風猷裁剴而施行
之飢者盡飽病者盡甦濟有新梁囚有淨榻已足以偃服
若吏與民矣又化榛莽作丹青滌穢陋爲芳楚風亭月榭

釣渚弋林各得其宜處處詩酒主人旣甚得意客又皆趣而忘歸一聆咳談如與樂衛游一舉豆觴如與鮑壺接塵不敢扇衣寒且香吁敢問清乎濁乎徠斯堂者孰不儻且仙乎環壁左右則徵君呂公墨帖也和靖林先生句圖也豈不清之又清歟東坡贊歎和靖以爲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嗚呼感人格物之機其妙出於影響之捷則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有動於夷之清者當如何哉吾甚恨不能游君堂飲君酒姑述君志以答君請

鄉飲酒記

蔣汝通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五

鄉飲酒禮成周盛時靡歲不舉由漢及唐間見方策暨陽古季子國僅行於紹興間禮廢樂缺迨今百年往往視爲迂闊而念不到此也郡侯史權院寓之篤意舉行遣辭喻指命鄉之耆秀參訂異同潤色綿絕修廢典而新之吾黨胥悅翕然鄉風曾不及月咸熟於事乃以紹定壬辰春日釋菜於泮宮葺禮於貢闈凡仕隱爵齒之尊鄉曲貢舉之彥國學京庠之隸籍學校月評之蜚聲與夫名閥故家之勳與德寓公時貴之子若弟文武僚屬共事觀禮各盡敬恭是日也冠帶班列豆籩有楚主賓之揖遜踰再歌笙之升間以三濟濟踰踰雍容和樂獻酬交錯情文粲然燕席

序登爵樂無筭純音縟禮皆疇昔耳目之所未接禮義之心油然而生賢侯有功於名教多矣敬紀其略使來者有考焉

江陰二義記

元史自守

延陵君子裔吳重字士宏宋侍郎博古七世孫也張士誠竊據江東時江陰朱左丞名定者僞吳黨也嘗借糧於吳重詈弗與定銜之誓滅其族越數日統兵至繖墩馬墅村圍焚重居時重妾張氏負其八歲兒吳遠竊出兵戈煙焰中藏之白蛇港蘆洲復念其嫡與次兒在冀萬一可挾以出乃復歸而死賊手於是吳氏無噍類獨蘆中孤在耳比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吳

旦有顧老漁者見孤在蘆洲急攜匿漁舫爲子易敝衣棹出江從他港至雲亭河邂逅其姑壻陳子章正驚聞吳重遭變而皇皇訪其後也老漁見子章意誠切乃告以孤并美服金珠帽還之子章卽以贈老漁辭不受鼓棹去子章挈孤還至所居迎福寺前改姓名爲己子育之成人贅蔣員外士昂家遠旣長德子章甚因自字世銘生五子謂陳氏之恩不可忘吳氏之宗不可滅命長子宗仁復吳姓而宗禮宗義宗智宗信皆陳姓以示報焉至正丁酉明太祖命江陰侯吳良討滅朱定褻制所云水寨擒朱定之功尤爲超卓者是也定之不義而滅門報復不遠重守義之正

而不資盜糧殆知天命有歸耶宜其一綫僅延百六十年來陳吳皆蕃衍也黃常謂妾似杵曰漁似程嬰子章義兼嬰曰得之矣世銘不忘本抑亦可風也歟

汗竹巢記

張端

巢吾廬也汗竹吾書也合書與廬故名汗竹之巢或疑而問曰子以書爲巢而居乎以廬爲巢而有其書乎以爾書構爾之巢乎以爾巢容爾之書乎予答曰皆可也以廬爲巢而居則以吾巢容吾書矣以書爲巢而居則以吾書構吾巢矣然則何爲皆可吁若知茅茨而圭竇者非吾廬乎簡而編韋而貫者非吾書乎書實乎廬之中廬包乎書之

外曰爲廬爲巢而有其書可也曰以吾巢容吾書可也此固不待智者而知矣然吾於書非閱焉而止也闕聖人之牆而求其門登聖人之堂而造其奧仁義以積其基禮智以辟其牖戶渴將飲乎德淵飢將味乎道腴居焉息焉出焉入焉以事育吾父母妻子貧富貴賤將終身而勿舍是則曰以書爲巢而居可也曰以吾書構吾巢可也故廬可無也書不可無也廬而無也則風雨不蔽風雨不蔽則傷其軀而已書而無也則道不明道不明則至失其心而忘其身然則廬非吾巢而汗竹誠吾巢矣此豈若所易知哉客退因筆之以紀吾巢

縣署小記六首

明黃傅

達觀樓

樓凡三間周遭闌檻八面皆牕闔四遠蒼莽窮望無際東
窺海虞西眄晉陵北枕君山南挹由里而太平之塔卓然
正中與君山賓主相直如引繩嘗以公事之暇憑闌凝眺
隱几沈思見雲來鳥逝草榮木枯與人物馳擾市聲喧闐
或沙際獨漁雨外耦耕山梁樵謳平蕪牧笛紫陌蹄輪青
樓簫鼓長衢狗馬高冢麒麟燈火人家砧聲院落雪晴月
黑鄰雞野犬一切可喜可愕可悲可怨憤懣譎噓幽憂寂
歷千情萬態攬而付之百年之光陰都如亂絲投火淬雪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巽

入湯翕歛消滅無復痕響昔之崢嶸魄礪塊然天地之間
者始不知其從何而來後又不知其從何而去賈生所謂
鑪工銅炭者豈真是耶若然則於世人之所汲汲泐泐者
可以少任之矣遂命曰達觀樓

省吾軒

樓下兩端爲密室皮架版籍虛敞其中北面東庭爲小坐
之所臨庭爲步廊不置門壁疏達朗照豁如也障其南榮
以爲軒軒前累壁傅堊爲高牆牆下亦爲墻砌種蘭八九
莖砌前對列五石甕一二養蓮數十本每退自公時至此軒
反手掩戶面牆獨居事物旣遠志慮清明客氣不擾天理

全露反觀內省且晝所爲何者爲國何者爲民何者爲家何者爲身有喜有怒其公其私有賞有刑其當其否作何事功應何經義接何人物見何賢才心所存主理欲何如口所論說畢竟是否省之又省面背汗赤遂命曰省吾軒

澄心池

池約三畝中涵兩坻縈迴旋繞渟滌演漾綠池四周間種桃柳錯以芙蓉菱蒲蒙茸菱荷點綴水花舒香野禽狎泳天光樹影湛碧澄鮮簿書獄訟之餘神情憤替胸中如積塵百斛便往池上拂石危坐注目漣漪遊神碧落如炊五斗黍時則毛骨清涼臟腑澄澈恍然自失以爲身在瑤天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巽

寄傲臺

臺在渟滌之心架橋而渡累石甃甃爲之廣一丈八尺長二丈六尺高七尺上有苑柳陰垂半畝橋東葡萄架覆池上與柳交蔭柳下設石墩四五坐墩畔倚綸竿有鈎無餌臺北端爲石磴入池澡濯磴前澄水爲小方田塹以編蕩泛荷花數百頭平時奔走塵土中覺堆阜生胸臆間懷抱蘊蠖無處吐洩則一往臺上把釣弄水招呼魚鳥狎弄風花以寫散之或鄉有親客則亦引置園池舉鼎臺上然火

沸湯設餌出魚投鼎作羹酒五七行豪氣橫發則鋪席而
臥仰視雲霄把竿擊節楚聲高歌既又曲肱旁睨臨水開
花倒影交映神爽飛動直欲吞海嶠而拔江濤奴卒晉楚
而負劍隨光也未幾堂吏抱牘趣起視事一時浩興頓就
韜卷遂命曰寄傲臺

富春洲

繇東橋至臺復倚臺爲西橋至洲洲方一畝四面際水水
畔亦種桃及芙蓉洲心雜樹杏李櫻桃梨梅各數十株春
朝明媚時羣花爛開則岸幘獨往直入深叢徙倚徘徊樹
幼土腴花盛而繁積密堆疊不露柯條紅花赫赫照面如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辛

炙平生苦貧紈錦絕交竹牀木榻素無帷帳一旦得此豈
啻金谷結綺而又雍容順適顯受無慚蓋天畀之至富也
遂命曰富春洲

鎮躁園

園東西九十步南北六十六步種蘆菔芋魁韭薤瓜瓠莧
陸茄芥各一二畦北牆之陰養竹數百个蕭疎蓋地矣於
是日出而作了公家事視門無壅候則退遊此園翫弄諸
勝惟日戀戀永懷欠缺心有餘愛景不充欲願言滯調覆
恐速遷京雒無書雲山有夢憺乎頽乎委順任化遂總而
命之曰鎮躁園

梧溪書院記

張 袞

邑大江之東黃山蜿蜒橫亘數里曲折而北則雞頭灣在焉崖石多奇狀榛莽蒙茸彌世伏匿過者不問予表兄方君嘗督樵山中望見異之亟援蘿而上鑿巉巖薙蕪翳披靈發朗得勝槩焉名曰二島四面樹桃以千數合而名之曰小桃源云登二島望大江風濤檣鳥畢獻左右而孤山壁立江中如冠峩玉君日游泳其中出則登邱隴坐斷岸弔古蹟而悲歌客從遊者日益衆君又以茲山故名席帽元人梧溪王逢嘗讀書其處號席帽山人絃誦之跡冠鳥之藏君日與好事者議祠之累歲不果嘉靖癸巳李大夫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五

元陽來領縣事雅尚邱壑搜羅俊逸得君議建堂五楹簷牙翬飛突臨江湍背負崇岡松林迤邐而結曲廊廡亭臺次第是舉二島加於舊矣予攷逢處士也史不特見至正間瀋陽周伯琦序梧溪集中稱逢以文學操行名世當時險難逢以一言定亡命降惡少幾萬人又瘞錫人鋒鏑之殘骨合而冢焉蓋有恩於茲土者不僅獨善其身云爾也是故表延陵之墓則雄節著矣望峴山之碑則客淚潛矣慕潁陽孤竹之標尙則饗饗閱矣方君之表梧溪李大夫之善助以風邑人其意不出諸此乎方君名謨別號艸窗公讀書萬卷晚游太學不願仕實有寵於茲山并筆之以

刻諸巖石

落落齋記

國朝 魏 禧

江陰李忠毅公有賢子曰膚公嘗刻公文行於世題曰落落齋集蓋公所自名其讀書之室以見志者也齋屋三楹潔樸無華前墀方二丈立石數笏雜植臘梅杜鵑數株自公爲諸生讀書於此迨以御史抗疏忤璫罷職歸田復稍加葺治今公集中載有改築詩一首可按已未幾卽被逮詔獄以死時膚公方九齡奉遺命厝楸柩齋中夫公之神靈安此久矣攷公生平於世多落落難合自諸生厯官御史皆然不獨劾璫一事小人於世毀方求合遂至無所不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記

五

至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伊尹非義一介不取與伯夷望望然去之狂之嚶嚶狷之踽踽涼涼孟氏之囂囂皆是志也世之工鄉愿苟且偷容動以柳下惠之油油爲口實獨不思三公不易其介爲士師三黜非落落其孰爲之子生晚不獲見公幸因膚公請敘公年譜今又同吳霞舟先生之季子公及訪膚公赤岸得信宿公齋肅然如臨神明焉古之名賢見其遺器敗履所偶一經過觴詠之地猶爲之徘徊戀慕慨然於九原之可作况交其子而起處其讀書棲魂魄之地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無愈於聞風之興也歟膚公當國變卽焚筆硯絕意功名性疎懶不治事

而獨好學以詩文自娛入其齋書帙縱橫凝塵滿席膚公方上下今曩著書論世余以膚公之爲子洵無愧於斯齋者於是復因其請爲之記

聽鸚軒記

薛 畢

乾坤翻覆閱六稔重見膚公燈下故人恍如夢寐相泣也已而相慰勞乃示聽鸚軒詩貞心勁氣蔚爲鴻辭旣勉酬以下里膚公屬予爲此軒記予辭以游履未及殊難寫生無已君口臚之子手載之乎膚公曰此中風物語焉弗詳且藥欄蘚石人間常玩何煩繪組抑茲軒之得名重可哀矣熹廟丙寅先忠毅將從龍比游地下檻車感賦曰寄與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記

三

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黃鸚用以名軒羹牆見之耳子乃愾然盱望歎古今名區勝蹟奇麗天成洞心駭目者固不待人以有傳容有孤嶼平蕪短亭荒圃風氣淒黯漠然無奇或爲大勳耆德之故居高人勝士所棲遯或儁才巨筆嗟歎詠歌或孽子孤臣忠魂浩氣所欲獻而歎嘯其風聲氣槩赫然峙嵩華瀚海之上後賢行役羈旅跋履其間移情動色有黃陵古廟佛狸祠下之思木落歲寒登山送歸之想然則地以人傳固巨靈海若藏避而拜下風者哉峴山以叔子傳午橋以中立傳平泉以文饒傳平山堂以永叔傳獨樂園以君實傳天祐耆英逍遙容與此忠毅闕

陷當年膚公俟諸異日者茲軒之在今日姑勿與爭時可也若乃汨羅水以平傳大窖以武傳北關以寬饒傳殿檻以雲傳土室以馥傳風霜懣頓雲物愁凝開忠毅之先者也又若柴桑里以淵明傳浣花溪以子美傳清閨閣以元鎮傳全真遠害不嬰屋氛開膚公之先者也茲軒合二者而有之則雖太液芙蓉龍池柳色不得而加茆棘三楹寒鴉數點不得而損安取菁華鉅麗與金谷輞川爭勝哉膚公屬記不言風物之詳有以也比歲戈鋌橫地春燕巢林求雙柑斗酒聽枝頭好鳥不恒得或花薰風煖聲遞畫樓思賢懷古悅關西壠畔大鳥翔集昔人拜蜀相祠隔葉黃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記

書

鷗見諸寤愴况孤忠淚墨熒漬汗青乎倘許摳衣軒際好音睨皖尙有典刑是亦中郎之虎賁也

雜著

澄江懶漁說

明高啟

暨陽之江有隱君子常漁其上朝不緡夕不罟汎景逐波漫漫以嬉人見其不事其業因命曰懶漁衆漁每得魚而返集於浦澍之間炊鮮漉清飲唱爲樂視彼獨枵然則相與笑之且讓之曰夫農不勤則饑商不勤則匱百工不勤則無以成其器今我皆自力爾獨於逸我皆率常爾獨用荒不勞爾躬不勗爾志則何以厚爾利乎懶漁曰吾終日

漁而子以爲未嘗漁惑哉詩書吾漁之具也羣聖人之學吾漁之地也義理之潛道德之腴吾漁之所得也吾漁視子亦大矣何名爲懶乎衆漁慚而退高子聞之曰此善漁也世之習常務得而不大人之事者其衆漁之徒哉

劉氏三子字說

王守仁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二子而問序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雜著

五

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旣受教豈獨以訓吾子

祭吳團長文

錢 鏞

鶴洲主人憫吳團長之死也而弔之嗚呼予以千人拒賊之來千人走而子獨後汝以百人追賊之往百人免而汝獨死噫予幸而汝不幸耶哀汝所以傷予也汝死矣予哀而弔之彼未死矣不知前之走而免者與夫聞風而避者其愧死乎否也一勸一懲風紀攸係汝其有知信予心而領之

鶴洲錢公行狀

薛甲

公諱鏞字鳴叔別號鶴洲其先湖州之吉安人七世祖喜興事我太祖高皇帝有戰功授職千戶調遼府左衛嘉靖十八年改調顯陵衛護獻皇帝陵寢祖諱康父諱最生公公生而岐嶷稍長知讀書補庠生己酉中湖廣鄉試庚戌登進士第觀政於通政司壬子歲來知江陰縣事江陰濱江邑也上接畱都下通兩浙天下有事勢所必爭公始至釐輯庶務未遑煖席聞浙中倭寇猖獗朝議添設總督重臣公度彼中備嚴賊必北上亟完城郭之未完者明年賊果犯蘇松時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應敵者以吾邑之兵爲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雜著

五

最而邑之精銳復殲於太倉人情大駭公召募補葺城守僅完又明年四月賊至公遣兵逆之於斜橋三戰不利退營定山賊覘知城中有備不敢近大掠而去歲值旱饑邑中之盜亦起公百方撫字擒其渠魁寘諸法而解散其餘黨村鎮以安是歲之冬倭寇據柘林今年春復至三丈浦急趨吾邑之青陽鎮掠商賈之資欲還舟而三丈浦之巨舟已爲大參任公所焚遂南趨無錫攻城不入還趨江陰公禦之於石幢矢盡繼以瓦石公身被一箭賊遁出江而去公度賊志未滿必將復來預營於華墅待之賊果至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不得進遂大合常熟之寇三千餘人從

江路分半寇靖江其半入蔡港登陸而來時公方率邑中之兵從兵憲王公援靖江不虞賊之至也得報亟還甫入城而賊已至大橋明日攻城不克退營於蔡涇闌距城九里爲久駐計每日分黨四掠煙火接天鄉民入城避寇者日近萬人公痛憤欲決戰而我兵不滿四百人合狼兵與鎮江之兵僅滿千人遂率之出城搏戰先是狼兵縱肆公懲以法銜公至是遇賊先遁餘衆望風亦遁公獨與親兵五十餘人奮然迎戰俄而草間伏起刺公公身被數刃遂遇害從公者二十餘人皆死死之時雷雨晦冥不辨咫尺賊持公首懸之營其夕募謀者得之始克完殮城中居民

聞變慟哭家戶設主事聞朝廷贈官光祿少卿蔭一子立祠於縣歲祀之公愛民之仁出於天性不忍纖芥有傷自癸丑用兵至是凡三歲而民不知有軍興之擾小民見事之集而亦不知費之所自出也自奉清苦儉約旬日不茹葷憤民被寇難時或不食食輒歎咤推案曰張睢陽亦人也家人勸之自愛叱之曰有怕死忠臣乎夏季應支俸獨已俸不支曰民傷如此何以俸爲潛以印印其裏衣恐郊原莫辨也蓋公痛民之深志在必死矣公政事精練如老吏其編徭與水利捕獲之法具有條貫公之編徭也酌量貧富不泥成法雖甚富不使困如庫役之類亦有貼其次

富之家一役重則餘役皆輕故公所編徭人以爲便其論水利也曰江陰濱江爲邑仰給江潮故水利有官導河有夫比他縣爲詳而開濬之事累歲不講潮沙壅淤歲厚盈尺今通潮之港皆爲平壤矣旱則潮不入澇則潮不出小民如之何不餒以死也吾欲均諸港以次而濬之約五年一徧工鉅者動官錢工小者使得利人自爲之庶其有濟乎遂開青陽河并餘港數條以爲式是年果有秋餘未濬者所入不及也其論捕獲也曰捕盜不如弭盜斜橋包港之多盜非民性則然勢使然也此地西去縣治九十里東去太倉州治二百餘里民有負販之利而濶遠官府莫爲

禁制其爲盜固宜今若割江陰無錫常熟三界之地別立一縣使有管束則盜自弭矣因條五利上之公與無錫王尹先後履任王尹量無錫之田甚利於民公聞之曰吾邑亦猶是也富民子孫產盡而戶不知除豪猾里書飛詭而官不知檢戶已絕矣而黃冊之田每會一增誰其增之他如佃民之移易邱畝攘爲己業皆弊也吾欲爲之彼其先我矣倣前任黃公傅鉤距之法村鎮無賴爲民害者廉得其名以漸除之一縣稱爲神明初政頗傷嚴切逾年而更之以寬或盡日不答一人至府必訪荆川唐君君勸之讀伊洛諸書亦雅善予每自謂根器未利於道未有聞有當

道者以飛語作色於公公不能堪立仆當道者大驚予貽書以三自反事質之公大愧悔謂予曰此後雖唾面不敢復爲此矣其服義如此公資性穎悟而剛果直截使加之問學濟以寬和遲以歲月其進尙未可量然卽今所自成其卓然特立之操所以挽頽風振名教者亦旣遠矣公尙未有子其夫人蔣氏宗室光澤王之甥女先公死事之四月歸侍公母太夫人周氏於堂六月十一日生一子而公以是月十三日遇害嗚呼仁者必有後天道其有知也夫女一人許字翰林某官之子公生於某年卒於某年享年三十有一卒之三月其二弟銖銖來迎公喪并輯公家世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雜著

五

與其行實請狀於予將以告於太史氏而乞銘焉予不敏何足以狀公顧邑人愛公之情不容已也謹爲之狀

溯江紀源

徐宏祖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余邑正當大江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余幼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云在崑崙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迨踰淮涉汴

而後睹河流如帶其闊不及江三之一豈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南極五嶺西出石門金沙而後知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南直隸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西北自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南直西計其吐納

江既倍於河其大固宜也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佛經謂之徙多河

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爲河套又南曲爲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犁牛石佛經謂之苑伽河南流經石門關

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敘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經成都至敘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雜著

卒

雲南烏蒙至敘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源獨與河異乎非也河源屢經尋討故始得其遠江源從無問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中國之支流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峒間水陸俱莫能溯旣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於中國之始非其濫觴發脈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爲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爲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經黎雅與岷江合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

長於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爲首不第此也宋儒謂中國三大龍而南龍之脈亦自岷山瀕大江南岸而下東度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審城陵磯湖口縣爲洞庭鄱陽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發於貴州之谷芒關南源自湘發於粵西之釜山龍廟鄱陽之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泃頭平遠東源自信豐發於閩之漁梁山浙之仙霞南嶺是南龍盤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謂南龍瀕江乎不第此也不審龍脈所以不辨江源今詳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雜著

空

龍亦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而其脈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滄二水夾之環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貴竺都黎南界以趨五嶺龍遠江亦遠脈長源亦長此江之所以大於河也不第此也南龍自五嶺東趨閩之漁梁南散爲閩省之鼓山東分爲浙之台蕩正脈北轉爲小箬嶺閩浙界度草坪驛江浙界峙爲浙嶺徽浙界黃山徽寧界而東抵叢山關績溪建平界東分爲天目武陵正脈北度東壩而峙爲句曲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脈東趨余邑是余邑不特爲大江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屹爲江海鎖鑰以奠金陵擁護

留都千載不拔之基以此豈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趨碣石今徙而南奪淮泗漫無鎖鑰耶然則江之大於河者不第其源之其遠亦以其龍之交會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於河不與河相提而論不知其源之遠談經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明江陰縣典史閻公死守孤城狀

國朝

黃

晞

有明宏光元年乙酉夏五月南都失守薙髮令下閏六月一日江邑士民歃血死守凡八十有一日城陷城守主將原任典史閻公死之公諱應元字麗亨北直隸通州人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爲錦衣校尉家通州父國材母王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雜著

全

氏公起家刀筆吏初任京倉大使再任而尉茲邑爲崇禎十四年辛巳七月公雖浮沈一尉風裁凜然壬午四月鹽盜百餘艘張幟僞號順風揚帆闖入內江大尹李公令哲兼攝靖事適在江外賊矚虛犯境乘潮登陸丞簿望風畏縮男女奔竄塞路公單騎大呼奇男子從我殺賊保爾室家且馳且呼鄉勇千人蟻集顧手無寸鐵公遽率千人馳往竹行告曰事急矣賊登陸矣假衆千竿價取諸我於是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牆立公往來馳射一矢斃一賊連斃數賊賊失氣遁去撫軍狀聞以欽依都司任本邑詰捕事縣尉張黃蓋擁大纛前驅負弩清道而後行

自公始乙酉三月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母病未行北兵南渡南行不可北歸不聽公素有功德於百姓百姓愛戴公於是奉父母挈妻子寄居邑東偏砂山之麓閏六月辛巳朔諸生許用等懸高皇帝御容於明倫堂誓衆拒敵鄉民揭竿爲兵裂裳爲旗鳴金召衆頃刻四十萬奉新任縣尉陳公明選首倡大義七月癸丑陳公專使十六人縋城夜出請公主盟先是紳衿百姓擬合詞敦請把總顧元泌百計阻之至是覺元泌有異志共誅元泌迎公丁巳鄉兵五千餘人擐甲帶刀護公至城下衆議畱之公曰鄉兵輟耕裹糧而來勢不得畱又烏合之衆什伍散亂畱亦

無益厚給酒食聽去獨與王進忠等家丁四十人入城公之入城也首發原任兵憲徐公世蔭曾公化龍所造火攻器具爲用向本屬公督造故分劑輕重施用緩急無不曲盡其妙次傳檄巨室勸諭輸助不以白鏹爲率泉貨百物一切得估值充數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三萬五千金爲倡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甕鉛丸彈子千石大砲百位鳥機千張錢千萬貫帛絮布萬端酤干釀粟萬鍾芻藁千萬車鹽萬筋銅鐵器萬枚牛千蹄羊彘千雙乾魚千石鮑干鈞蔬千畦豆千斛然苦乏矢公命月黑之夕束橐爲人被軍士服人持一竿竿挑一燈植立雉堞上士卒伏垣內大

謀敵望見矢如雨注獲強矢無算又苦乏油燭公命健兒取椎車納城中給以藏豆干斛膏火自是不絕公又能自製火鉤火箭火球諸器不時縋人城下取敵刀矢鉛彈雲梯革帳黃梁乾魚諸物於是擊殺捍禦之具飲饌犒勞之需無一不備公乃大料居民盡知其多少城若干保保若干戶戶丁壯幾人老弱幾人婦女幾人單丁寡婦悉書在冊每日旦人給米鹽薪菜若干每晚戶給油燭若干四城堞燈若干各給油燭若干井井鑿鑿纖毫不亂於是奸宄竊發之徒無所藏其踪影官民同飢其飽併心合力以城守爲務始與在事諸君約分城而守武舉黃公略守東門把

弓釋矢而語公立與相見良佐曰宏光已走江南無主識時務者何不早降公曰閻應元大明一典史尙知忠臣不事二君將軍胙土分茅國家重鎮上不能削平寇亂恢復中原下不能保障江淮阻絕來騎何面目率衆藉敵見吾義士民乎良佐慚退貝勒旣破松江濟師來攻面縛二降將城下長跪勸降陳說利害涕泗交頤公叱曰朝廷大將束手受縛尙不速死報國一人再拜泣去或曰敵詐飾二人誑我實非降將云敵見公屹不可動進攻益急丙寅礮聲徹夜城垣五處崩裂公命用鐵葉裹門板貫以鐵繩代之又用空棺實土障其垂壞者又用絮衾百領漬水覆城

以禦火攻丁卯鐵丸箸公左股猶手握弓矢連斃數人丁丑砲擊北城角裂公右臂受傷左手握刀又格殺數人戊寅攻北城公命人納大石塊一枚頃刻山積甃石城一重於內敵知不可破徒攻南城一晝夜費火藥萬五千劬敵將六人奮勇先登接踵而上者無數皆鎭鐵甲冑刀斧所及錚錚有聲鋒口盡缺卒出奇殲之八月辛巳周祥針子李芳金滿四人縋城燒營敵衆睡夢中被火驚寤無不毛焦肉爛者戊子公再命納石甃南內城高於舊城三尺辛卯公又命甃北城壬辰公給民間中秋賞月錢百姓攜具登陴分曹快飲箏笛簫鼓環城徹夜不休諸生許用製樂

府五更曲使善謳者撫節歌吟忼慨淒切至丙申乃罷戍
戍敵師老請和乞斬四城首事各一人以報命卽日罷兵
還師公曰甯斬予首奈何殺百姓叱之去己亥貝勒四十
餘騎繞君山青龍菴左相視地形作指畫布置狀公城上
望見砲弩齊發踉蹌蹂踐貝勒僅以身免是夜大雨如注
砲聲曉夜不絕震驚二百里庚子旦公卜日中不利心動
果至日中衆見紅光一縷從土橋直射城內城遂陷先是
敵礮擊城我衆伏避垣內礮聲絕周麾而登敵覺之遂從
煙焰霧雨中蜂擁突上出我不意衆遂不支公在祥符寺
聞變率死士千人上馬格殺奪門西走閉不得出勒馬東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雜著

矣

嚮巷戰者八殺傷無算當是時士民視死如歸各得其所
殆無生者填街塞巷無非敵騎縱橫公度不能脫躡身投
水水不濡頂而逆鎮劉良佐自言與公有舊令軍中必生
致公公竟於前湖水底被縛良佐蹲踞乾明佛殿見公躍
起兩手拍公肩而哭公曰何哭事已至此此一死耳貝勒
在縣署急索公公見之挺立不屈左右槍刺公脛血湧而
仆日暮擁至棲霞菴菴僧夜聞大呼速砍我不絕口心知
是公夜半寂然無聲遂遇害是役也公親發礮矢手刃格
殺不下七十餘戰身亦被創者再彼中自言攻江陰前後
發兵二十四萬城下死者六萬七千有奇巷戰死者七千

有奇名王騎將不與焉而公亦城亡與亡矣十信菴唯心上人音果嘗在重圍中與公曉夜共事語予曰閻公天性純孝人也每夜巡歷四城訖返憩菴中輒手一編反覆再四讀罷擗踊號呼自恨不孝蓋公聞母訃念父老故云嗟乎爲臣忠戰陣勇豈知公自恨不孝者乃所以爲孝也哉予因問公所讀何書果曰具在請授子爲公善藏之子啟視則和衆乘城略一編跋云以此備後之爲將者用豈不盡善想公篝燈夜誦會心得意漫書是語未可知也予又聞城中人言公嘗遣人乞援某郡王王溫語慰勞具酒食饗使僅以空文塞責又乞援湖山間手書空返擁兵不發

海艘數百有意來援偵敵勢大畱三日竟揚帆去公以孤城死守悲已音果又爲予言城陷公旣被縛有一將踞菴中十數滿人擁公至公知擁已者眞滿人不解漢語旁睨果謂曰救兵今日至矣至矣蓋至死不忘恢復如此嗚呼此南霽雲所以血指也公雖有志不遂然以彈丸小邑阻遏大敵蔽遮半壁緩錢塘南下之師扞閩廣新造之國功不在張許二公下公軀幹豐碩雙眉卓豎兩目細而長曲面色蒼黑微有髭生於萬曆二十九年丁未殉節於宏光元年乙酉年三十有九子男一人士望民望女一適江陰陸祚昌祚昌之父振先爲公營葬父母於曹民部玘所贈

定山之原又將乞不朽撰述彰公之烈屬狀於予往時接
公言論風采實未嘗敢以絳灌目公然亦豈遂知公補天
柱奠地維樹立一至是哉萬死投荒隱忍苟活跡公遺事
面赤背汗安敢以不文爲辭謹狀如右

書黃昭事

管天祚

逆瑾方橫士大夫出身犯難者甚多江陰得三人焉曰史
良佐貢安甫黃昭蓋與蔣欽連章以攻逆闡者也欽首事
草疏時鬼爲之嚎卒不怵欽旣被害與欽同坐者十三人
昭與安甫良佐與焉何幸也瑾旣手滑殄斥善類臚平日
之不附已者五十餘人公然榜之朝堂指爲奸黨永錮不

江陰縣志

卷三十五

藝文

雜著

表

用而吾江三人如眉目之朗朗列其間焉又何幸也熹宗
時魏璫肆毒江邑之東鄉李忠毅繆文貞以擊奄受禍天
下之士指二公爲高岡之鳳而彼三人者傳而不顯不獲
同類而並稱是可慨也前朝奄禍之烈烈於漢唐苟非明
義理置利害九死不悔孰敢奮其命而後先相炳生死一
揆褫奸人之魄使不至於天傾地陷者五君之力多也邑
有君子則草木改觀士之生於江陰者不有餘榮也歟安
甫之後爲今砂山貢氏史之後無聞焉黃故宅在楊舍城
卽今惠先生庶康之居也其屋二三易主以至於惠棖楬
非舊矣相傳其堂猶黃先生之廳事予適館於惠已五年

每徘徊其廳輒思此公與史貢二君編名蔣疏之時也甲寅十二月二十八日雨阻於陳氏丙夜偶與陳子稚脩論及懼前賢之漫漶慨後起之寡傳因牽連以書其事焉黃字仲實官吏部陳子云

書貢安甫事

管天祚

予紀黃吏部昭忠節大事既牽連貢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以三公皆江陰人也及讀貢氏傳承錄復悉安甫以直言受禍始末按安甫字克仁別號學靜與父斌同舉宏治乙卯京闈而安甫尋以進士起家長垣令有政績超拜南臺御史時壽寧侯張鶴齡怙寵安甫抗章劾之壽寧銜切

江陰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雜著

九

骨賴孝宗聖明弗罪武廟嗣位逆瑾柄事入豎弄枋兵部尚書劉大夏以請老放歸安甫特疏請畱繼而宰相劉健謝遷相率引去安甫約同臺拜疏疏實出其手瑾怒其侵已矯詔逮言者發鎮撫司榜掠備毒安甫意氣自若旋收錦衣獄廷杖三十發編戶自是安甫之直聲震天下瑾誅詔還言者官安甫謝不起復以臺省薦強就山東按察使僉事不三月引疾歸副都御史伍文定薦可大用亦不就也其高致如此安甫既沒以公論列祀鄉賢繆文貞公昌期爲之傳生有伍公之知沒有繆公之論先生其不死矣哉

鄉賢說

陳芝英

鄉有賢則祀之非賢不祀也江邑祀鄉賢者前有延陵季子後有李忠毅繆文貞兩公而其賢也著矣而其祀也確矣故謂江邑之崇祀無訛無濫或觀於此而得之也先是宋蔣待制靜明孫司業作俱在祀典宏治中知縣黃傅攷論黜焉蔣以徽宗朝進瑞烏頌故孫以答性難說微偏故論者謂以兩先生之賢而一肯之不容如此則蘋蘩蕝藻之馨香洵非無德而能幾此也今世無黃侯耳有黃侯其存焉者寡矣此歐陽郡公別有先賢祠之剏而以爲牛驥同槽祀之適以黷之也

